

《烈火重生》 作者：森(三)

适的地板上，想到西加华人未卜的命运，一幕幕惨像在脑海里萦回，又是一个彻夜不眠的晚上……。

翌日十点，志忠到榕树下，找专门埋葬尸体的人，人称他“小伙计”，看到他在忙着从三轮车上把尸箱搬下来，志忠探问这位小伙计情况，他说：开头埋葬一天有一个或两三个尸体，红十字会给他50盾（约值当时5美元）。现在一天最多时达59具，红十字照样给50盾，小伙计说那钱给少不要紧，有时木板、铁钉也不够，开头是一箱一个尸体，现在只好将小的尸体，一箱装五、六个了……。

早晨，志忠在一家难民开的咖啡摊喝咖啡，与咖啡摊主人杜振安聊家常，这位杜先生说：20岁就搬到拉历村 Darit，开山种稻，种木薯青果，种树胶树，经过二十多年的辛苦劳动，杜先生已经有七百多棵胡椒、二千多株橡胶树、六十多棵榴梿树、红毛丹也种很多，计划明年卖了果园就搬到山口洋住，让孩子们多读点书，学些手艺，现在已成泡影，什么都完了。说到这里他长叹一声，饮泣吞声艰难地叙述无法忘怀的事件：他妻子叫李香莲，当年39岁，一个男孩叫如钢15岁，小女如菱11岁，都死了，唯一一只剩在山口洋学手艺

而免于死的大女儿如明。

杜先生接着说：去年（1967年）12月13日晚上，杜先生家来了几十个穿绿色衫裤的军人，他们手上都拿着枪，一进屋几个人马上抓住杜先生，把他紧紧捆绑在柱子上，然后向他头上身上又踢又打，几个人强迫杜先生的老婆脱衣服，另一大群去撕脱如菱的衣服，两人的衣服都被脱得一丝不挂，接着四五个人轮流强奸他老婆，他老婆直喊冤枉，如钢在旁气得忍耐不住扑上前用力推开军人，军人向他开枪，如钢喊两声倒下，如钢他妈拼命挣扎起来，去抱如钢，喷血的如钢死了。整十个青衣赤裸裸地纠缠在一起，轮流强奸十一岁的如菱，如菱痛苦地大声喊叫“妈妈，妈妈，痛啊！救救我啊！呜呜……”香莲哭泣着拼命要去救如菱，肚子下被青衣刺两刀踢到墙角，满身是血的香莲死了。如菱最初还会挣扎呻吟，不久就没声音了，手脚在抽动，下体在流血，也停止了呼吸。

杜先生激动地捶着胸气愤地哭着说：我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竟无能为力保护自己的妻子儿女，眼睁睁地见证亲人在自己眼皮下被奸杀，这世界太嚣张太残酷了。他接着说：禽兽们兴致勃勃嘻嘻哈哈地整理好衣服，举起

枪托用力敲击在杜先生头上，他就晕过去了，当杜先生清醒过来时，看到家里除了老婆儿女，三具尸体外，什么物品都被抢光了。不久又来一群穿青衣的人，一看到杜先生就骂：“死猪，支那猪，你为什么不死？”骂完后就把杜先生从柱子上解开，双手仍捆着，一个军人拖拉着他，然后推到屋外去，取家里仅存的半桶土油浇淋到墙角，放火将房子烧了，看到火烧到屋顶了，这才拖着杜先生到大路旁，然后推上吉普车把他载到山口洋，丢到难民营里。等他们走远了，杜先生才踏着沉重的脚步，也不知饥饿，走到埠头去找他正在学手艺的女儿如明……。

有一天志忠又来到杜先生的咖啡店，可人却不见了，志忠奔到他的茅屋找，只见小屋子空空如也。有人告诉他这位杜先生的女儿生的好看，已被军人捉去文岛宜 Selakau 监狱了，原来如明被强迫抓走的第三天，杜先生带了个宪兵去交涉想救回如明，军人答应第二天让如明和他爸爸一起回家，要杜先生留下来住一个晚上，讲好了宪兵就回山口洋了。

那天晚上，青衣特务带如明和杜先生三个人一起到餐厅吃晚饭后，便把如明送回宿舍，凌晨二时杜

先生被带了出去，一会儿外面只听两声枪响，杜先生就再也没回来了。带他们的青衣特务告诉如明，说他爸爸自己跳进河里去，如明听明白后大哭，最后孤零零的如明也跳进海里找她爸爸去了。

苏哈多时代，印尼华人就如代罪羔羊，不许反抗，要宰要杀，完全没有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五项原则第三项：统一的印度尼西亚 3.persatuan Indonesia 只作为幌子，杀人放火强奸的家伙，不受法律制裁，杀人比杀猪狗还简单。温顺善良无辜的杜振安一家六口，哭泣的生命像云烟一样，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。

三、河水染红亭大阪村Tintapan

我又在人口密布的铁桥 jembatan besi 采访了一件谋杀案资料，可惜这只是件无头公案。

1968年，西加里曼丹三发县亭大阪村，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屠杀华人一家的案件，受害者郭妙英的亲人丽珍向我讲述亭大阪村屠杀事件的真实经过：

印尼西加三发县属下有一个小村庄叫亭大阪，村里大多数是马来族人，华人只有几间罢了，隔好远才有一家。马来人以割树胶为生，华人有的从商，有的也割胶。刘克鸿和妻子

郭妙英住在河边做收胶汁生意，当地居民把割好的树胶汁卖给他，他把收集的树胶汁加入化学原料使树胶汁凝结，再碾成一块块，晒干后就可出卖给附近市镇的树胶商。刘克鸿一家勤勤恳恳、老老实实地做生意，在村里人缘不错，他们虽不同种族，但都能和谐共处，安居乐业。

刘妙英有五个孩子，大女儿郭良芳21岁，二女儿20岁，第三的男孩18岁，第四女儿5岁，最小的只3岁，只有一个独生男孩，生活过得很美满。

他们一家人无事不出门，因为如果孩子上学去卡陵 (Galing) 镇很远，而且要划船，去斯古拉 (Sekura) 镇更远，家里收胶又很忙，所以孩子们都在当地就读。家里还有一个刘克鸿的哥哥刘锡鸿，妻子去世了，他的儿子在新加坡工作，在儿子催促下，他也决定尽快去新加坡与孩子相聚了。

在他们屋子后边住着一位高大的退伍军人，经常和当地军警一起到郭妙英家突击检查。有一天刘克鸿卖树胶拿回很多钱，军警知道了便去他家，说：“这儿发现有印共，他们是坏分子，每到一处都烧杀抢，你们离市区很远，很难保护你们，限你们两个星期内必须搬家。”

刘克鸿怕不愉快